

臺灣越南移工的刺青現象

宋碧娟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博士班

摘要

刺青是反社會行為，還是社會化的過程？是為了彰顯自我意識，還是對生活世界(life world)進行協商、調適、容忍？本研究目的是為了探討越南工人到臺灣工作後的刺青現象，主要採取田野觀察與深度訪談的研究方法，分析過程援用高達美的詮釋循環概念。本研究發現越南移工在臺灣刺青的動機與意義相當多元，但可放置在國際勞務遷移的脈絡下進行理解。在刺青的議題中，越南移工流露出從傳統集體主義文化社會，遷移進入到現代工業社會，面對現實生活的衝擊所進行調適與容忍。本研究對「跨文化研究方法論」、「臺灣社會回應移工刺青議題」、「移工所處的勞動體制」提出反思，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對未來相關議題研究的建議。

關鍵詞：越南、移工、刺青、詮釋循環、生活世界

宋碧娟 Email: songelin525@gmail.com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博士候選人

Tattooing of Vietnamese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Pi-Chuan Sung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ABSTRACT

Is tattooing an anti-social behavior or a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 Is it to show self-awareness, or to negotiate, adjust, and tolerate the life world?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tattooing phenomenon of Vietnamese workers after they came to work in Taiwan. It mainly adopt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field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nd the analysis process uses the concept of interpretive cycle of Gundam.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motivations and meanings of Vietnamese migrant workers tattooing in Taiwan are quite diverse, but they can be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In the topic of tattoos, Vietnamese migrant workers have shown that they have migrated from a traditional collectivist cultural society to a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adapting and tolerating the impact of real life. This research reflects o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methodology," "response to migrant workers' tattoo issues in Taiwan society," and "the labor system of migrant workers".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related issues.

Keywords: Vietnamese, Migrant workers, tattoos, hermeneutic circle, life world

壹、緒論

臺灣的移工很喜歡刺青嗎？來自臺灣 mobile01 網站上，出現了一個標題「外勞刺青在臺越來越普遍」，顯示臺灣民眾對移工刺青的關注。2005 年爆發「高捷案」後不久，筆者曾經在網路上看見自稱是外籍勞工的管理者，闡述著「暴動」事件帶頭者身上有刺青特徵，呼籲大眾未來雇用外籍勞工時需要注意刺青的問題。雖然歷經司法調查後，這起原先被媒體定調為「外勞暴動」的事件，才被揭露是因為事業單位長期對移工的日常生活出現不當管理而引發的「抗暴事件」。但直至 2009 年，筆者仍在相關的社群討論中，看見具有移工管理經驗的前輩，給新進者的管理心法是以刺青進行印象管理，例如：到海外選工要先注意身體是否有刺青，以免來不好好工作就跑掉了；如果是來臺灣以後才刺青，更要注意休假時的動向，必須預防學壞逃跑，以免影響公司的生產活動。

外籍移工來台的跨國勞務活動，是臺灣政府以客工計劃體制而納入臺灣社會(曾嬿芬，2004；曾嬿芬，2006)，加之媒體與仲介公司的中介效果，使得外籍移工陷入種族與階級的夾縫，成為臺灣社會的底層(藍佩嘉，2005)。而傳統臺灣社會看待刺青行為是相當「階級化」的，觀看者會因主體在社會的階級位置，而貼上不同的標籤：中上階層的刺青客，刺青成了美學藝術(何春蕤，2010)；社會底層或社會邊緣的群體，刺青就成了幫派、逞兇鬥狠的象徵(楊美賞，1987；蔡德輝、楊士隆，1999；黃秉輝，2001；溫文慧，2001；林美智，2002；陳鰲仁，2003；杜仁德，2003；洪福源，2005；林瑞欽、黃秉輝，2005；羅財樟等，2006；邱淑萍等，2012)。雖然也有學者以青少年族群為對象或以個案研究為方法，指出刺青具有自我轉化的意涵(辛巴、佐斌，2009；張佑誠，2018)，也有研究歸結出臺灣現代社會的刺青行為具有紀念、流行、美觀、藝術等特徵(蔡幸秀，2006；林昭儀，2013)，刺青動機也轉向具有紀念性、象徵性、療癒、自我認同的意義(呂潔如，2007；蘇于娜，2015)，而且在臺灣刺青族群方面，有階級向上移位(何春蕤，2010)、性別向女性移位的擴散現象(莊妮娜，2007；何春蕤，2010)。然而，刺青與藍領移工之間的關聯性，經常還是與暴力或犯罪聯結。

雖然前文的管理心法內容，表述的是資方對移工刺青行為監控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然而其中也彰顯資方、資方代表、跨國勞動者之間生產關係的張力。資方首要關心生產的穩定性，其中包含生產力與產品品質，但是因為國家賦予資方對移工日常活動的監管權，而移工若發生逃跑情事，員額將暫時凍結，未能即時補足的勞動力缺口也將造成事業單位生產運作的危機，因而生產關係的關懷重點就不僅止於生產過程中勞動力的工作表現，也包含跨國勞動力從移出國到移入國整體勞動過程所發生的勞動控制。前者的控制包含再生產的空間控制，例如對宿舍、休閒場所的監控，也包含對移工身體的監控，例如本研究中的刺青行為。刺青圖

騰被中西方政治精英階層作為社會控制工具，雖然並不是新鮮事(Fisher, 2002；黃純怡，2003；黃聆琚，2009)，然而在啟蒙以後，刺青行為理應是私人對自身身體的處置問題(Gay, 2008)，卻被作為「好勞工」與「壞勞工」的分類參考準則，亦或是值得施以監控的理由，仍逃離不了社會權力政治性的問題。也就是說，資方的邏輯是：管理者監控的不只是生產線上的勞動行為，還包含支配勞動者再生產時候的身體。外籍移工在前台(front stage)為了證明自己是好的勞動力，不但得展演出勤奮、聰明；管理者希望在後台(back stage)的移工能繼續扮演著「好勞工」的範式¹。然而，就算是引進前被嚴密的監控著²，也仍是出現了移工刺青現象。

組織行為學研究繫心勞動過程中勞動力如何轉化為生產力之機制，於是把組織成員的一切行為，都透過效率、效能、適應性的觀點而加以解釋，這也是臺灣管理學術研究對臺灣移工的研究取向(吳挺鋒，2002)；但是跨國勞動力(transnational labor)除了被視為生產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同時也是一個勞動主體，擁有自身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經驗，人所擇之物乃是內心世界的呈現，而物之於人的意義也會因主體的經驗感受而變遷(畢恆達，1995:224-259)，如同外籍移工來臺灣為什麼選擇刺青？為什麼是選擇身體上的那片圖騰？這個刺青行為對刺青移工在不同脈絡下的意義又會是什麼？他們是怎麼看待自身的刺青？移工是為了跨國勞務而來，我們若重新以勞動體制的視角理解刺青行為，是否能得什麼反思性的知識？

與其無謂害怕、擔心而造成誤解，不如實際地理解遠度重洋的移工為什麼會想在臺灣刺青來得更有趣，這份研究即是在與刺青移工互為主體的理念下，開展了相關的研究內容。

一、先前理解與研究經驗

2009 年的臺灣，無限通訊科技尚不若今日的發達，四方報成為當時臺灣東南亞移工最喜愛的大眾媒體之一，經常從四方報的管道流通訊息。四方報的記者也發現了移工來臺灣刺青的現象，曾有幾期以刺青作為專欄主題，募集移工身上的刺青圖騰。報紙專欄中，許多移工都面露歡喜，在大眾媒體上公開展示自己的刺青圖騰。但該專欄僅提供相片，卻沒有佐以隻字片語可供讀者從中了解刺青客有什麼樣的刺青體驗或刺青故事。

¹ 社會學家 Erving Goffman 在 1959 年出版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中，有關前台、後台的討論，國內學者藍佩嘉於 2008、2018 年出版之《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亦以「前、後台」的概念，討論菲律賓家務幫傭的日常實作。

² 依據本國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健康檢查有包含體格檢查、一般健康檢查、特殊健康檢查、政府公告之其他檢查等。其中體格檢查，是要確認該名勞工可以勝任該項工作所進行的職前檢查，管理者表示公司的人資部門會請越南當地的仲介公司，將是否有紋身列入檢查項目。

因為知道臺灣社會對移工刺青的包容性並不高，「當被階層化的他者遇上被階級化的刺青議題，對移工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研究者在 2009 年至 2010 年期間，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想試圖解答這個疑惑，首先是對事業單位的移工管理單位主管進行訪談，想確認事業單位有沒有對移工刺青行為進行監控，以及他們對移工刺青的意象(images) (宋碧娟、洪武雄，2010)。

當時受訪的管理者表示，在海外選工時，在該國境內是有要求進行工作前的體格檢查。不過當他們進入臺灣工作一段時間以後，偶爾進行宿舍檢查時，仍會發現許多移工身上出現刺青，估計是來臺灣才進行的。管理者對泰國移工刺青保持開明的態度，但對菲律賓、越南、印尼移工的刺青，則持保留、謹慎的想法。原因是出自管理者透過旅遊節目及演藝新聞，而產生出泰固有刺青文化的印象，卻認為其他國籍的移工並沒有類似的國家文化，所以無法認同刺青行為而覺得需要被加以管理(宋碧娟、洪武雄，2010)。

管理者並且透露其抑止或管理的方式，便是工作時經常去關心已經刺青的工人，盡量不要安排太多的休假，或休假時會特地去宿舍探望，確保刺青移工的動向。但讓他們無法理解的是，雖然來工作前禁止刺青，但到臺灣賺錢後才開始刺青的移工卻愈來愈多，他們很擔心移工學壞了，讓他們愈來愈擔心勞動供給的不穩定性，即可能會有「逃跑」、或工作倦怠等問題(宋碧娟、洪武雄，2010)。

雖然臺灣社會對紋身、刺青，有著多元的觀點，但當刺青與青少年、外籍勞工連結在一起的時候，往往被貼上負面的標籤。而移工究竟為什麼到臺灣後，開展了刺青的消費活動？難道真如受訪的管理者所述，「泰國移工刺青是因為原鄉文化」或「其他國籍如果刺青是因為學壞」？

因此研究者續此為主題再對泰國、菲律賓、越南、印尼等移工進行街頭訪談，想了解移工原鄉對刺青的意象。訪談結果大出意外，受訪的泰國移工表示，來臺工作的泰國移工大部份來自泰北地區，而並非是來自泰國時尚中心——曼谷，因此在來臺灣之前，根本沒有聽過刺青祈福文化的說法，反而是在臺灣才知道曼谷正在流行³。而泰國移工原鄉社會對刺青的看法，則與臺灣社會看待不良少年的刺青是類似的意象。菲律賓移工原鄉社會因為多數信奉天主教的緣故，所以是不能夠刺青的，若刺青會被當成是幫派份子。然而因為菲律賓國土範圍很廣擴，並不一定全國都不接受刺青。印尼移工則直接引用可蘭經，說明穆斯林根據可蘭經是不能夠在身體上紋身，不過因為印尼是千島之國，也有多種宗教和族群，有些宗教的祈福活動包含紋身，表示刺青在印尼國內並非是完全的禁止或不受歡迎。臺

³ 宋碧娟、洪武雄(2010)認為自從亞洲金融風暴後，泰國政府以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作為挽救國內經濟情勢的策略。其中紋身的祈福的文化也被收錄在這一波的泰文化觀光體驗宣傳中，吸引中西各國藝人到泰國旅遊或錄製節目時，也順便收錄或參與刺青祈福的活動，當時受訪的管理者或及泰籍移工，皆表示是因為台灣電視媒體的傳播，才得知泰固有這項傳統文化。

灣所引進的越南移工，多數是中北部的京族，越南的京族傳統社會文化是不歡迎刺青的，但因為越南是多族群的國家，也有看過其他民族是刺青的。也就是說，單就刺青文化而言，各國國內就有很多元的觀點和看法(宋碧娟、洪武雄，2010)。

後續筆者又再尋找有刺青的移工進行訪談，想了解移工究竟為什麼到了臺灣工作以後，會出現刺青的行為呢？移工提到的原因有：時尚(fashion)、現代(modern)、好玩、臺灣人很喜歡刺青、回國可作為海外經驗的證明、證明自己已經賺到錢。歸納出這些答案，筆者發覺其中移工追逐現代性過程的想像與內在地位焦慮的情緒(宋碧娟，2010)。不過有趣的是，當時沒有訪談到任何有刺青經驗的越南移工，然而越南受訪者皆對刺青充滿了憧憬。直至 2014 年，筆者在臺灣長期蹲點研究的田野地點，忽然開始出現許多越南移工刺青的現象，當筆者詢問了一些關於刺青的經驗，出現了與上述研究不同的內容。反思過往的研究，筆者決定以詮釋學觀點重新對越南移工刺青行為進行對話與討論。

二、關注的研究焦點

在 2009-2010 年的研究期間，筆者訪談大量的越南移工，但當時尋找不著有刺青的越南移工。2010 年至北越進行移地研究時，才確認越南仲介對移工的刺青管制仍然嚴格，他們會以未來無法再續聘、海外謀職為由，警告越南移工不要在海外從事刺青活動。然而到了 2014 年間，筆者發現身邊的越南移工陸續出現刺青客，而且人數有愈來愈多的傾向。2017 年在北越從事移地研究時，還遇見了不少移工刺青客，有些是在越南國內刺的，但大部份是作為跨國勞動者身份從國外帶回來的藝術紀念品。

因此筆者在 2018 年至 2019 年間以在臺越南移工為研究對象，希望能藉由深度訪談，了解在臺越南移工為什麼興起了刺青文化。起先越南移工經常千篇一律地提及自己喜歡、臺灣人喜歡，好玩、fashion、modern，不斷出現如同 Wiersma(1988)所提及的「新聞稿」現象，綜觀 2009-2010 年的研究，四個國家、每個國家又都是多元民族與多元文化，在臺灣刺青的理由卻有著千篇一律的答案。直至一位踢著足球的少年，舉起手用袖子擦汗，並撩起袖子及肩欲散熱時，我看見了常在越南看到的越南女性圖騰——那是一個女性帶著斗笠、挑著扁擔的圖案——在越南的巷弄仍可實際見到女性帶著斗笠、挑著扁擔，在街頭巷尾販賣商品或食物，也可以在觀光區成堆的紀念品中，看見類似的圖騰被放在鑰匙圈、吸鐵、卡片裡頭，甚至是立體小木雕，那是代表越南文化的一環，也是越南女性集體的相徵。短暫的休息的時間，我問了這名少年，為什麼會刺這個圖案，他害羞的把袖子拉下來。我問他，這是代表越南女性嗎？他告訴我，「這是我的媽媽」，忽然眼一紅，他急著快步往前走上球場，似乎是不想在我眼前失態，也似乎是想快點拋開難過的情緒。當時風就這麼吹著我的頭髮，我愣著站在原地。我沒聽到預期的「好玩」或「時尚」的答案，就在那一刻我感受「親情」對他的重要性，他對母親有很深的

思念。

這個感受引發筆者思考到高達美(Gadamer)詮釋螺旋概念 (Gadamer, 1989；畢恆達，1995；高淑清，2001；陳榮華，2011，方格正、李佩怡，2016)，以及其將藝術創作過程視為遊戲所進行理論分析方式(游振鵬，2007)，反思筆者過去忽略了刺青可能被視為「遊戲」本身的意義，以及主體與物之間交互的關係，此時必須運用詮釋學的觀點，才有可能把現象的理解向前推進。也希望藉由對個別移工刺青行為的理解與詮釋，進而找到刺青在勞動離散群體集體生命經驗中的作用性，方能有機會找到臺灣為什麼會發生移工刺青現象的總體性因素。

貳、方法論與研究方法

一、高達美的詮釋學方法論與應用

詮釋學最早應用於解讀聖經的經文，「理解」被視為「再現」的過程。後來詮釋觀點進一步被語言學、文學、人文社會科學擴展開來，被用作解讀「文本」或作為「理解人的經驗」的一種方法論(方格正、李佩怡，2016)。在研究方法取徑上，詮釋學走向「以觀察變數進行歸納的科學實證主義」與「以對話方式達到對文本的理解，並且不斷反省成見、視域融合，最終達成詮釋者與詮釋對象對理解內容的共識」兩種類型。因為本文是想探索移工刺青的現象，因此本文將採取後者作為研究的方法。

科學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有助於歸納與觀察趨勢，然而缺乏對現象的解釋性；訪談方式的理解過程則容易落入研究者主觀的判斷。為避免落入以對話為方法，從語言中找出意義，是高達美主張的詮釋學方法(畢恆達，1995；連雋偉，2003；葉美芳、牛文君，2005)。高達美承繼海德格哲學，認為語言可以作為存有論的基礎，語言已是先於被詮釋者的經驗，被詮釋者的經驗可透過語言及其生存的社會文化價值脈絡，而被再現出來。就好比二十一世紀的人們已漸漸不會再說出「一臣不事二主」的語句，而古人也必定沒有能夠說出「民主」的語境，但我們卻能透過語言及歷史脈絡而理解「一臣不事二主」背後有「忠貞」的意義，而「忠貞」對「一臣不事二主」的歷史場景中，具有重要的道德價值(方格正、李佩怡，2016:128)。

那麼，該如何借用高達美的詮釋學概念，進行理解移工刺青現象的過程？高達美提出的詮釋學概念其實是屬於知識論推展，並沒有實際的一套研究設計或分析步驟可供依循(方格正、李佩怡，2016)。也因此，有許多學者致力於發展與其相關並且可行的研究設計分析方法 (畢恆達，1995；高淑清，2001；方格正、李佩怡，2016)，也有部份學者試圖將紮根理論與此觀點混合使用，然而高達美的詮

釋概念中，並沒有要在每一段的詮釋皆找出一個分析主題，只關切於理解與再理解之間的反身性思考，而不斷的來回檢視「意義」與「脈絡」之間的關係。

高達美主張人的所有經驗，透過語言的中介，詮釋者經由「整體—部分—整體」(whole-parts-whole)之間來回的檢視，進行脈絡的理解，並且可對現象及現象的變化加以詮釋(高淑清，2001: 244)。詮釋的主要規則是藉由「整體」之意義的理解，引導對「部份」的理解，而對「部份」的理解又再促成對「整體」意義第二層次的理解。意義的理解過程則是來回於「先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與再理解之間，以「成見—反省—理解—新成見—再反省—再理解」的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方式，尋找到有效性的解釋(畢恆達，1995: 226)。

高達美認為研究者在瞭解新事物時，都會先帶著「先前理解」去理解對象，並將之轉化為熟悉的事務。但因為我們是帶著成見去進行理解的研究工作，因此研究者本身對於理解的反省與批判就變得十分重要，而新的理解又會轉化為新成見，最終的目的是要達成對「他人的視域」的了解。因此詮釋者與被詮釋者之間的互動過程，最終希望達到視域融合及轉化的狀態，也就是「視域的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境界 (畢恆達，1995: 228-229)，到達這個境界，詮釋者能夠同理被詮釋者，二者之間對於現象的解釋皆能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因此詮釋需要具備連貫、包容與深度三種特性(陳榮華，2000)。

二、訪談與詮釋層次策略

方格正、李佩怡(2016)對訪談提出了一種「反—正—合」的策略，詮釋者可先找出詮釋者的觀點(可能為正或反)、受訪者的觀點(與詮釋者不同的觀點之處)，進而進到雙方對意義的融合。這個轉化過程，有利於詮釋者在進行訪談時，隨時注意到自身的反思性(方格正、李佩怡，2016: 143)。

畢恆達(1995)則將高達美的詮釋策略整合成四種詮釋層次，他認為在操作上，四種層次經常會糾結在一起，但只有在分析上，才會刻意的將個別分開，以利看見詮釋的總體。這種詮釋方式，可以避免詮釋者落入研究者主觀的詮釋。

第一種層次，涉及對於一個特人與其不同的物之間的關係，了解一個物可以促進其他物的理解(畢恆達，1995:240)。第二層次涉及物的體驗與人的生活經驗之間的關係(畢恆達，1995:242)。第三層次包含物和生活經驗以及這些經驗與其社會文化脈絡之間的關係(畢恆達，1995:244)。第四層次包含受訪者的經驗與其他受訪者經驗之間的關係(畢恆達，1995:246)。

參、越南移工刺青行為的詮釋與四種詮釋層次應用

一、作為時尚體驗

移工刺青客對擇圖取向的表達，有的人可以很明確的告訴你選圖的意義，有的剛開始只是回答時尚或流行這類的答案，這時如果用對比其他的圖騰(第一種層次)的方式，有時候會比較有機會讓受訪者表述出來更深的意義。

以阿偉的例子來說，剛開始他只是不斷的說，**fashion**、流行，這時候筆者反問他，那為什麼不是龍的造型或是動物的圖案，他如此回答：

龍感覺比較兇，那個是要告訴你他很勇敢，我不一樣，我是要很 **fashion**，就是跟得上流行的，所以當然要挑這種線條，一看看不出來是什麼，但(構)圖很漂亮，有藝術的樣子，這個我上網看很多人家的圖案，才挑出來的。那個動物不行啦！我是要 **fashion**，不是要很可愛。

對阿偉來說，時尚是抽象化的概念，時尚無法用實相來表達，所以不是所有的刺青都是時尚的象徵。時尚也等同於藝術性，用比較抽象的圖案來表達藝術性，就是阿偉心中所謂的時尚。

受訪者中也有人會用第二種層次(即「物的體驗與人的生活經驗之間的關係」表達刺青行為與追求時尚之間的關係。阿強就是透過刺青體驗表達出刺青是一種追求時尚的過程。

我去刺青的時候，我只想刺 **fashion** 的，就我出過國了，和以前不一樣了。但我沒有太多的想法。刺青師給了我一些圖看。但我沒有很喜歡的。後來，他拿出一張紙，說是他自己畫的，還沒有幫別人刺過，如果我試過很漂亮，他會把相片放在 **FB**，讓大家知道要 **fashion** 也可以刺這一種。那個刺青師很有名，很多我們外勞都找他刺，我先刺，以後大家刺 **fashion** 可能會和我一樣，我就可以說我先流行的。

阿文談起刺青與時尚之間的關係時，她提及了她來到臺灣社會觀察到的現象：

刺青是 **fashion** 的代表...你看過一個外國人叫...就一個美國人(安潔莉娜裘莉)，到泰國刺青。很多泰國的說那是因為 **fashion**，我男朋友是泰國人，他們有人原本來是沒有刺青的，但因為看到泰國流行，有人也跑去刺青了。你等一下，我找給你看...是和尚刺的...還有...小 **S**...(以前)每個晚上，一、二、三、四、五都有，我老闆他們家都會看(康熙來了)，時間到了妹妹都會說

要看，然後大家都會過來一起看。小 S 有刺青啊，這裡有(指手指和手腕)，這裡也有(手臂)，她很紅的，很會講話、很會穿衣服，大家都喜歡她，我也學她說話...她有很多姐妹，都很 fashion，也都有刺青，你有看過她嗎？(筆者：有)，那你說刺青是不是 fashion！

阿文會跑去刺青，是因為來臺灣工作後，觀察到身邊的泰國移工因為追求時尚而有刺青活動(第四種層次)。然後又因為雇主不排斥演藝人員刺青行為，不但會全家共同觀看，而且還會在過程中分享對演藝人員的喜好或評價，讓她感受到刺青行為等同於是時尚體驗。

二、作為男子氣概的象徵

刺青實際上十分疼痛。尤其是大面積的圖騰，除了所費不貲，更重要的是過程中要持續忍耐疼痛，刺青後也要經歷一到兩個月的痛楚。如果面積過大，刺青師還會採取分段刺青的方式，協助刺青客完成刺青。也就是說當一片圖騰傷口癒合以後，才會再進行第二段的刺青，再度忍受新傷口的痛。有的刺青客因此經歷這種痛楚長達半年甚至一年以上。這就好比高風險的工作，要習慣，適應，與之共處。

阿晃是一位鋼鐵業的勞工，每天都面臨著高風險的工作內容，又必須在這個高風險的工作中，表現自己的能力與眾不同，以下是我們的對話片斷。

筆者：你當初選圖有考慮過什麼嗎？

阿晃：有的，我要大一點的，色彩要多一點的。

筆者：為什麼要大一點的？

阿晃：因為會比較貴，而且會很痛、痛很久，代表我很厲害、也很勇敢。

筆者：你需要表現得很勇敢嗎？

阿晃：當然！我在工廠搬鐵的，用車子(手指天上)吊鐵條(固定式起重機，俗稱天車)，鐵很重的。掉下來會砸死人，有人差點被砸死，很多人會怕。但我不怕的。我就站在下面旁邊那裡，噴記號。

筆者：如果是我也會怕...但為什麼不能怕？

阿晃：怕你就做得慢，會被嫌做得慢慢的。不怕才會做得快，老闆喜歡快快的。我們來臺灣工作，就是老闆知道我們會快快的才讓我們來的。

筆者：真的都沒有人會害怕嗎？

阿晃：也是有啊！

筆者：那怎麼辦？

阿晃：怕就是...分去做那種可以做慢慢的，沒什麼危險的。

筆者：你們說你們是一樣的薪水，聽起來慢慢的好像比較好。

阿晃：不好的，你出來就是要賺錢，被人家說慢慢的、會害怕，你就沒有機會賺錢了！要讓人家覺得你都不怕，還快快的，大家都會喜歡你。什麼工作都分你做，有加班也會分你。

筆者：所以你去刺青就是要告訴別人，你不害怕？

阿晃：大家都知道刺青很痛。你不用說，流汗，衣服拉上來，大家看到就知道，你很勇敢。

關於男子性的討論有多種面向的研究，本研究採用「男子氣概」一詞，除了是移工們本身的自我認同(例如訪談中會出現「我們不是女人會害怕」，或是，「像個女人沒辦法做這種工作」)，也是源於高風險工作場所建構出的男子性文化，具有性別政治效果。

關於男子性文化或男子氣概的性別政治效果的研究，例如黃淑玲(2003)對臺灣中小企業主的研究，以及何明修(2006)對鋼鐵工會進行的研究，皆提出在某些特定的環境中，成員為建立共識，在未有其他可援引的社會資本時，會援用傳統原始男子性質特徵作為階級的凝聚力。

研究者在田野中，遇見許多如同阿晃的移工，在高風險場所進行作業時，屬於高職災率的工作環境。研究者發現領班在事業單位無法提供安全設施與設備的情況下，也會使用「男子氣概」作為號召，尋求願意挺身而出的工人，而台灣工人得到的代價是有較高的薪資，移工則是可以獲得較多的加班機會。這種「誰有男子氣概誰薪資多」的不成文的共識，是以意識形態作為高風險工作分配的策略，隱諱了事業單位在高風險作業場所未提供安全設備、工作過程對工人的剝削的事

實。移工在爭取加班機會的壓力下，只能忽視高風險、響應「男子氣概」的號召。

三、以刺青作為遊戲

也有不少刺青移工，會回答好玩，但究竟為什麼好玩？他們會回答，刺很快，但選圖花了很多時間，會痛很久。這時用第四種層次詮釋，並以高達美的「遊戲」概念，會比較能進入到當事者的情境。我們試著以越南刺青師阿風的表述，再進一步進行分析。阿風從事刺青工作已經超過五年，白天在工廠工作，晚上及假日則開店做生意。因為本身是越南人，溝通方便的因素吸引許多越南客人前往，但因為他師承臺灣人，了解臺灣人的要求，中文溝通沒什麼障礙，所以也會有一些臺灣客人上門來找他。

通常來的人，有的是要讓自己看起來比較勇敢啦，有的是為了流行，有的是為了紀念，女生啦為了 fashion 多，但很多其實就是好玩啊。為了勇敢、流行、紀念那種，刺一點點就夠啦，但有的人會一直來刺，圖會愈刺愈大，會刺很多，要人家看得到。或來改圖啦。改圖那個考驗功力，因為他變心了，不喜歡原來的。有的時候是刺青師技術不好，刺壞了來改也有。反正就把刺青當作來玩啊。來就是為了要工作，放假沒地方去，來可以用掉很多時間。要花很多時間選圖，有時候聊了一個晚上，也沒下定決心。待會有一個人要過來，來第三次了，還在和我討論，今天已經下定決心了。刺是很快的，半小時、一小時、兩小時都有，主要是圖的大小，我最長刺過三小時，很累，現在不接那種一次太大的。他要痛很久，我也要專心很久。刺完痛要一個月、兩個月，看(圖騰)大小，還有個人體質。有的人不怕痛，來好幾次，聊很久，刺很多。有聽過吃一種東西會一直想再吃，他們對刺青也是這樣。(筆者問：上癮嗎？)對，上癮了。沒有刺青好像沒辦法忘記平時工作有多辛苦！

高達美的遊戲論有以下幾個特徵性(廖祐震，2006)：

(一)遊戲活動的主體性

遊戲活動本身有主體性，透過參與者的互動而讓遊戲有意義。在刺青創作的過程，主體不是刺青師本人，也不是刺青客本身，而是透過雙方在圖騰的構思、選圖、構圖進行溝通與協作，圖騰藝術結合了刺青師與刺青客作為刺青遊戲的共同創作者，涉及刺青師的技法能力與刺青客本身對痛的忍耐度，及費用的接受度，雙方在進行刺青活動前，會對圖騰、顏料、色彩選擇、進行的時間等，有較多的討論，目的是要尋求雙

方對遊戲的同意與共識。

(二)遊戲是活動者的自我表現

主體理解作品所表現的意義，其實便是主體所理解的內容。移工刺青客在選圖，與臺灣刺青師、越南刺青師在溝通構圖時的討論，都是在彰顯自身的意識形態。其中刺青師比較著重於作品是否能展現其技法(類似作畫，刺青師的技術、花費的時間、願意用的顏料，絕對會影響作品的品質，但這又涉及刺青客能負擔的價格)，但刺青客比較在意的是作品是否能展現其內在精神(對痛的忍受、忘卻煩惱、回到職場是否能帶來話題性)。

(三)遊戲必須依賴於觀看者

當作品到了觀看者的理解活動階段，作品才真正的存在。回答「好玩」這類的刺青客，多半會希望刺在休閒時能顯而易見的地方，會適時尋找其觀賞者，並作為討論的話題。

(四)遊戲的道德性

作品的存在需要正當性的解釋，否則若只是純美學的欣賞，很容易遭來爭議。因為刺青的過程需要忍受痛感，刺完後還會經歷一個月至兩個月的痛楚，去除刺青圖騰或改圖的困難度很高。所以若只解釋為時尚，他們還要進一步去說明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不去買一件衣服就好。用一句好玩，似乎就回答了所有的問題，但任何有刺青體驗的人都會知道，刺青的過程一點也不好玩，那絕非是好玩就能夠簡單地解釋，那背後潛藏的是一種對現有生活忍耐的儀式。

四、爭取被肯定與工作能力的認同

爭取被肯定、認同或歸屬感，是運用第四種層次的詮釋而理解的，即刺青者自身的經驗與其他刺青者的經驗進行連結或比較時，才能彰顯刺青的行為的意義。

筆者：你為什麼會跑去刺青？你喜歡刺青嗎？

阿輝：也不是喜不喜歡。

筆者：那為什麼會想要刺青？

阿輝：有刺青會比較受歡迎！

筆者：被誰歡迎？越南人還是...

阿輝：越南有的，但主要是，組長的，課長的，組長喜歡，課長也喜歡。

筆者：你怎麼知道他們喜歡？

阿輝：你會知道的，他們會來關心你，會和你說話。問你來過得好嗎？我們來很少臺灣人會主動和我們說話，但你刺青就有臺灣朋友了。像你也來跟我交朋友啦。(笑)

筆者：那他會告訴你他喜歡或不喜歡你們去刺青嗎？

阿輝：不會，但你知道他很喜歡，因為他會一直來關心你的工作情況。然後他就知道阿輝，知道阿輝工作很努力，人很好。

筆者：知道你很好，然後呢？他一直來關心是擔心你原來做得不好嗎？

阿輝：不是，我一直做得很好啊！但是他不知道的時候我沒有工作賺錢啊。他知道了，才會知道要安排更多的工作給我，我才有機會多加一點班。

筆者：那你怎麼知道刺青了，他們會來跟你做朋友？

阿輝：知道，有哥哥去刺，課長很關心，常跑去他那裡說話，主管去宿舍也先問他在不在，假日他又有加班，我們沒有，你就知道了！所以我考慮很久，也去刺了。我現在工作很多，才有賺到錢。

在筆者先前針對越南移工加班機制的研究，發現越南移工真正賺到的錢是加班費，他們為了來臺灣工作，必須先付出高額的仲介費，而仲介費通常是先借貸而來(王宏仁，2007)，若沒有加班費，在初始兩年的基本薪資僅夠支付債務，能否加班的意識，充斥在他們的日常實作思維中(宋碧娟，2011)。而要能夠爭取到加班機會，就是先爭取到主管的肯定和認同，擁有支配權的主管，才會適時增加其加班的機會。刺青行為也因此被作為一種和管理者爭取同意、達成共識的遊戲。阿圖塞認為意識型態是源於人依據階級關係與生產關係而對現實條件發生想像扭曲，會讓每一個體產生觀念，也就是讓「主體」擁有意識，再由內在支配個人的行為表現(盛鎧，1998)。越南刺青移工，先是對臺灣主管的關懷產生了曲解，

臺灣主管其實是擔心越南移工變壞了，但因為長期渴望與臺灣社會互動，讓他們誤以為刺青是獲得關心的途徑。下與阿強的對話片斷，更能看出越南移工對刺青的誤解。

筆者：你為什麼覺得臺灣人喜歡刺青的人？

阿強：電視啊，小 S 有刺青，臺灣人很喜歡她的，都看她的節目。

筆者：你去哪裡看的電視？

阿強：吃飯的時候，有些店會有電視。你知道一個報紙嗎？Báo Bốn Phương 你們臺灣人作的，給我們外勞看的。

筆者：四方報？

阿強：對！他們有報導很多刺青的人，很酷的。

筆者：所以你看了報紙和電視，就覺得臺灣人很喜歡刺青的人嗎？

阿強：對啊！一定是很喜歡的。之前聽說有個外勞，在臺北，刺青很厲害，臺灣人喜歡她，也去報導她。

筆者：她是刺青師還是被刺的客人？是男性還是女性？

阿強：她身上有刺青，但她被報是因為她是刺青師！一個女生！你不知道嗎？她很紅！

筆者：你說的那個我有看過她的報導。

阿強：對啊，平時沒什麼臺灣人會跟我們說話。會幫人家刺青的外勞，你們都很喜歡，說是藝術，fashion 的，會去報導她。所以我們宿舍很多哥哥、弟弟都會去刺青。刺青主管喜歡，說覺得我們很 fashion。我們越南人愛畫畫的，刺青就是把畫畫放在身體上帶來帶去。有時候主管會來宿舍看我們，我們就露刺青給他們看，他們會很開心。

五、尋找存有與歸屬感

尋找存有與歸屬感，是在某化學廠，一群二十來位越南移工給我的回饋。他

們表示，他們會刺青，是因為來了，生活除了工作，很枯燥煩悶，很想家。公司給了他們一間宿舍，大家都像家人，他們會一起煮飯、一起玩樂。有天公司有位課長，跑去說他學了刺青，問有沒有人想免費讓他刺。剛開始是一個人，後來一個接著一個。刺的時候，歸屬感會油然而升。

筆者：你們最早是誰先去刺青的？

阿忠：一個哥哥，他不在。有天課長來看我們，說他會刺青，手藝不錯，不用錢，問誰想要刺。然後他就去刺了，圖案還不錯，然後我也忘了，就一陣子後，我也刺了，大家都請課長刺了。當然也有人花錢去路竹那裡刺的，顏色又會更多，但要想辦法過去，很遠，價格也不便宜。那個...你脫一下(大聲叫走進來的人)，看一下刺青。那個顏色更多，很細，那個要 8000 台幣！一個越南刺青師刺的，在路竹，愈大愈貴，顏色愈多愈貴。

筆者：那你那時候為什麼會想要給課長刺？

阿忠：課長說不用錢，我那時候剛來，沒錢，看大家刺想刺，不用錢就刺這裡一點點，姐姐說很好看，和我聊天好幾天，後來我就再刺這裡。

筆者：姐姐是你家裡的姐姐。

阿忠：不是家裡的，是公司的臺灣人。和我一起工作的。

筆者：除了姐姐和你聊天，還有人會和你聊天嗎？

阿忠：有，課長！課長在工作都很忙的，而且聲音很吵，我們都沒機會和課長講話。課長來，就跟組長講話，組長就只會說，今天要出這批貨(表演拿出貨單)，要快一點。不過我給課長刺青以後，課長有時候來看到會點頭，笑一下，組長知道我刺青了，還問我好幾天，怎麼會願意給課長刺青。

筆者：你不是說他刺得不錯嗎？

阿忠：其實他也剛學，我也沒真的看過刺青，都是電視上的，那時候我不知道好不好啦。後來才知道有更漂亮的。

筆者：那你後悔嗎？

阿忠：有啊，因為仲介說刺青不能再回臺灣或去其他國家。但是我看我們公司不會啊，哥哥還有再回來。我們是課長刺的，應該不一樣。我們現在好像是公司的人了，課長會對我笑，組長也會找我講話，不是工作的事。

六、親情關係的展現

在選圖的討論中，除了會為了彰顯男子氣概，或為了時尚美學，親情概念也會被納入刺青活動中，和一些人會刺家人在身上是一樣的意義。

筆者：你刺的這個圖有代表什麼意思嗎？

阿國：這是我媽媽、我爸爸、我妹妹、我妹妹、我弟弟，這個是我，我們一家人。

筆者：你把家人都刺在身上了？那你女朋友怎麼辦？(指身旁的女生)

阿國：等到她當我老婆，這裡有留(指著胸口)要刺老婆的，全家人。

筆者：那有小孩以後呢？

阿國：還在臺灣就把他們刺下去，回越南就算了，大家在一起就不用刺。

筆者：那你不是和老婆一起在臺灣？還要把老婆刺在身上嗎？

阿國：要的，因為我們這次回去要結婚了，她早兩個月先回去準備，然後我時間到了再回去結婚。然後我還要再來的，老婆就不讓她過來了，我們要準備生小孩。再來臺灣，我就會把老婆刺上去了，因為這代表想念，代表我一直都有把她們放在心裡面。

對阿國而言，刺青的意義就是家人都在一起的意思，因為跨國勞務與臺灣法律的規範，讓他無法和家人生活在一起，於是用刺青的方式，完成他心目中「家人就是生活在一起」的想法。

22 歲的阿良也有許多家人，但他只選擇把母親刺在身上，也是有家人陪伴

的意義，而只選擇母親，是因為他把自己的辛苦遠行經驗，連結到母親辛苦的人生。

筆者：為什麼你要刺這個？這個我在越南常看到。

阿良：這是在表示越南的女人，但我是把她當作我媽媽刺在我的手臂上。

筆者：為什麼要刺媽媽？

阿良：因為我在這裡工作是很辛苦的，我會很想念媽媽。

筆者：像有些人會把想念的人用照片放在錢包，想念可以拿出來看。

阿良：對啊，但錢包不方便，要工作不能一直帶著，宿舍很多人住，你錢包放宿舍也不合適...現在有手機，可以常常視訊，相片也可以放在手機裡。

筆者：那為什麼你還要把媽媽刺在手上？可以想她就打開手機。

阿良：視訊要給他們看我過得很好，要騎出去找超市，有冷氣吹，看起來很乾淨，然後人要少一點的時候...她們會說，阿良過得很好，你看這裡(指宿舍)，不可以視訊的。我自己說要出來賺錢的，我不想讓她們擔心。手機，上班不能帶著，人家會說工作不認真。有些工作會管制，不能帶在身上。

筆者：嗯，所以刺在身上最方便。

阿良：也不是方不方便...妳知道越南太陽很大，工作的人會帶斗笠？

筆者：知道，我有去過北越，去過你們那裡，真的很熱。

阿良：我回憶啦，小時候，我媽媽每天都戴著斗笠。天氣很熱，她挑著(扁擔)去賣東西，賺錢養我們，她很辛苦。我以前偶爾幫忙的，但不會覺得很重，覺得很好玩。來工作，才想到媽媽真的很辛苦，生活不容易，為了賺錢真的不容易。你看那個(指著刺青中的扁擔)，很重的，媽媽要挑

著走很遠的路，有時候走一天也沒賣出去，沒賺錢就沒飯吃了。心裡面很苦。我也是走很遠的路，來這裡賺錢。每天都很辛苦工作，但不一定賺到錢，要更努力才有。爸爸(在)我很小就生病了，媽媽養我們，她年紀大了，我是哥哥，現在這裡也很重(指著肩膀)。其實我想回去，這個工作很辛苦，也很危險，又沒有加班，心裡很急。我來有借錢付仲介費，每個月要還錢，結果都沒有剩錢，想要加班啊...很多時候沒有人說話，其實...會偷偷想家啊...你拿相片出來，一直打電話回去，人家會笑你，大家不是都出來，都辛苦，你一個人在那裡想家，好像你不可以，你沒辦法。所以我想到刺青，直接把媽媽刺在手上，想家、害怕，就看一下媽媽。媽媽小時候都牽著我的右手，所以我把媽媽刺在右手上，像媽媽牽著我的手，陪著我來臺灣工作。如果想哭一下也可以啊，就去廁所看一下媽媽。有時候工作真的好苦啊，你不知道。你每天都可以回家。你有和媽媽住嗎？

筆者：有。

阿良：那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啦。工作時間很久，回到宿舍餓，又沒人可以講話，如果我在越南，媽媽會幫我煮東西吃，我們會坐在一起講話。像你媽媽煮飯給小孩吃。工作有時候我沒聽懂被主管罵，只知道罵我笨，不知道做錯什麼，我很生氣，有時候也很難過...你如果說越南話我也不笨啊！以前讀書老師說我聰明，我沒錢繼續讀，我有考上大學，學東西都很快！像這時候我就會看著我媽媽(看著刺青)，想她都可以忍耐，讓我們都長大，我一定也可以。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刺青是反社會行為，還是社會化的過程？是為了彰顯自我意識，還是對現實世界的協商、調適、容忍、抵抗？本研究主要在於探討越南移工的刺青行為，發現越南移工在臺灣刺青的動機與意義相當多元，但可放置在經濟全球化勞務遷移的脈絡下進行理解。在刺青的議題中，越南移工流露出從傳統、集體主義文化社

會，遷移進入到強調個人主義的現代工業社會，面對現實生活的衝擊所進行協商、調適與容忍。

根據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問題，作出以下的回應：

(一)越南移工在臺灣刺青的動機

依據筆者參與田野觀察與訪談之詮釋分析結果發現，移工刺青動機主要有「作為時尚體驗」、「作為男子氣概的象徵」、「以刺青作為遊戲」、「爭取被肯定與工作能力認同」、「尋找存有與歸屬感」、「展現親情關係」等六種型態。不同的刺青動機型態，是受到不同的群體影響，包含臺灣同事、越南同事、其他國籍的移工朋友、男女朋友、家人等；而不同的動機也將影響其圖騰的選擇，包含選圖大小、色彩與構圖元素。而刺青的過程會受到刺青師專業度、刺青客的耐痛性、及前者雙方可接受的費用而影響。

(二)以生活世界經驗觀點回應越南移工的刺青意義

在回顧過去相關的研究，歸納出刺青對主體生命經驗而言，主要有「無意義的」、「好玩的」、「好奇的」、「藝術性」、「紀念性」、「象徵性」、「療癒性」、「促進自我認同」等多種意涵。在臺灣學術界進行刺青行為研究時，經常會先行置入一個假設，那就是刺青意義有分成中高階層的刺青和底層的刺青。本研究發現刺青行為對刺青主體而言，明顯是具有的多元意義，不因其階層的不同而有差異，然而對多數的研究者或常民知識而言，刺青意象進入到一種先驗而無須辯解的二元論世界。

藉由本研究歸納整理後，發現越南移工在臺灣刺青行為主要是受到跨國勞動經驗所影響，而在跨國勞動過程中，有著下述的幾個經驗影響著本研究的受訪者如何進行詮釋。

1.展現現代性

李美賢對改革開放後的越南菁英意識所進行的一份研究，她以『「遲到的現代性」的追逐』一文，闡述台越跨國婚姻觸及越南菁英追求國家現代性以及跨國婚姻婦女追求個人現代性兩相的抵觸，背景是來自越南經濟革新開放是在 1986 年才開始運作，國內各種現代化的建設皆落後於鄰近國家，進而產生越南社會集體對「落後」的焦慮(李美賢，2010)。而筆者在研究中，便經常能感受到受訪者對於追求個人現代性的焦慮，尤其因為移動過程擴大國際視野，接觸到「先進社會」的樣貌，個人也急於展現現代性。

2.渴望被認可

在訪談或參與觀察的田野過程中，發現移工們想以參與刺青遊戲打破臺灣社會帶給他們的疏離感或獲得認同感。如本文阿忠，便是發現刺青可以創造話題性或產生連結關係，而加入了刺青的活動。他們許多人提及在原鄉與親族、家族集體務農的經驗，或是下班後與家人、朋友的聚會，感受到在臺灣社會關係的疏離感，讓他們會觀察如何獲得互動的機會。

3. 高風險工作的挑戰

從受訪移工的訪談中，可得知他們是在充滿高風險的工作環境中就業，工作過程相當依賴工人的勇氣。這樣的工作環境中，打造出一種陽剛的、男子氣概的氛圍。而在本文中的越南刺青移工，也會希望透過刺青圖騰增強自己給他人前述的意象。

4. 渴望加班的焦慮

過去的研究者指出，因為高額仲介費，衍生出移工對加班的渴望，而在公司產能縮減時，也會造成了集體的焦慮，而必須要彼此競爭(宋碧娟，2011)，甚至有人因此選擇逃役非法打工(武黎全科，2017)。在這份研究中，有受訪者是在誤識管理者意圖之下，以「刺青等於是好用的工人」的印象，成功地翻轉了管理者原先設定的印象管理，藉此增加自己加班的機會。或許我們可以反思該如何減低跨國活動中的仲介費用，才能減輕移工內心的焦慮後，公司也不用再擔心勞資關係的不穩定性而影響生產活動。

5. 休閒活動的匱乏感

某些具有大眾運輸的區域，移工的休閒育樂生活會比較豐富，然而在一些鄉村裡，移工除了工廠就只能待在宿舍。曾有受訪移工便是反問我，不刺青還能做什麼？公司不希望我們玩「妞妞」⁴，我們又沒地方踢足球，想找景點玩但沒有人帶，想要去火車站找朋友但真的太遠了，放假真的沒地方去。筆者相信他們不是真的沒地方去，但在他們的跨國勞務活動中，交通、語言能力的限制，害怕不受臺灣社會歡迎，都讓他們像是被馴化的賽鴿，就算已經不用再上場比賽，也不知該往哪裡去，只能不斷在工廠與宿舍間來回盤旋。

二、建議

(一) 對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論反思

⁴ 一種撲克牌的賭博遊戲，有人會一夜致富，有人會玩到需要逃跑躲賭債，因此公司禁止，也常去宿舍宣導。

跨文化研究的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主體雙方因承載不同的文化脈絡，因此必須不斷對於語境與價值意義進行溝通，同理處境、理解差異性與共同之處，才能逐漸達到視域融合。在本研究中，筆者經由「社會氛圍—管理者的說法、移工刺青者的說法—筆者的詮釋—再觀察—再反思—再重新對話—再詮釋」，逐步理解越南移工刺青行為隱含的意義。在一邊解題、一邊反思，再解題、再反思的過程中，也不斷地增加筆者對越南移工刺青行為的「先前理解」，漸漸能在訪談語境中立即補捉到意義與感同深受的情緒。

筆者初期的研究策略，是採取在一定時間內，以街頭訪談或滾雪球的方法，尋找到較多的受訪人數，並且對每位受訪者分別進行深度訪談。在資料整理後，試圖找出關鍵字進行主題分析，目的就是想要在快速的時間內尋找到相同或相異的概念。當時雖然發現了管理者與移工之間出現了文化誤識的情況，然而，取得大量「時尚」、「好玩」、「現代」、「流行」、「紀念」等樣板式的答案，其實與現有的臺灣青少年刺青研究結果的解釋沒有明顯的差異，對於移工刺青的意義也就無法有更深入的理解。

後來再以詮釋循環結合遊戲論重新進行觀察，才發現移工口中沒什麼意義性的「好玩」，竟然潛藏著對現有生活的「忍耐」的意識。曾經有學者以實證研究對役男進行刺青行為研究，歸結出刺青役男中有 49.7% 的人，刺青只是為了「好玩」(羅財樟等 2006)。而筆者的研究過程中，也不乏聽見這樣的答案。如果是使用問卷調查統計，或許「好玩」就是某一個不需要解釋的答案類型。但是援用高達美的詮釋循環概念以及畢恆達所歸納出四種層次詮釋分析策略，筆者逐漸反思出，刺青其實一點也不好玩，而是在體驗一連串「很痛的肌理」的過程，「好玩」的另一個層面是「嚴肅」，刺青移工是用一種很嚴肅的方式在面對自己當前的「可期待性的、有點痛苦」的生命經驗。對筆者而言，這是在研究方法策略應用方面的提升，也可作為未來相關研究者參考之用。

(二)反思臺灣社會如何面對移工刺青議題

移工的刺青圖騰或刺青行為，為什麼無法讓臺灣社會感受到「藝術」或「浪漫」？一切起因於臺灣長期缺乏底層勞工，移工是被作為「可以被規馴的外來勞動者」而引進，主要目的是要協助資本主義國家能如常的運行，因此對臺灣社會觀賞者而言，「底層的移工的刺青」成為相當嚴肅的概念，而將之作為「沒有理性思考過的貪玩行為」，或是「將成社會的不定時炸彈」。經由研究過程可以理解受訪移工刺青師平日對圖騰的構思與準備，有時間就上網進修尋找素材和研究技法，筆者看見的是一個藝術家的日常；看著受訪移工因為思念家人或母親而將家人刺在手臂上，想像家人歡聚在一起，想像母親仍牽著自己的手，這個意象是浪漫的。然而因為臺灣社會已經對某些階層群體產生叛逆、反社會的既定印象，沒有辦法理解刺青移工們生活世界中人與物之間的關係，或人與物之間可能會有的

互動行為，而予以標籤化。作為「包容多元文化的國家」宣稱，實際上民間社會面對跨文化族群的行為，仍然欠缺足夠理解與同理的包容性。

(三)反思移工所處的勞動體制

在訪談過程中，本研究發現越南移工在回答刺青經驗時，經常會提到勞動體制中之仲介費問題、生產關係、再生產關係、宿舍空間等問題，顯示作為跨國勞動力，刺青行為與勞動過程具有關聯性，因此在對刺青行為進行個體的「部份理解」時，還需要對他們所處的跨國勞動過程進行總體的理解。例如當受訪者在表示是為工作而刺青時，提示了工作中需要「勇敢」的概念；而自身對於勇氣的需求又與其面對的工作風險安全程度有關；若再進一步詢問，安全程度的判斷則又將與資方提供的安全設備與安全管理有關。「提供工作者良好的工作環境」是現代國家必須要關心主題，而這也正是聯合國提出的永續發展目標，是面對發展議題的同時，不可以躍過的議題。

(四)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

本研究主要有兩點限制，其一是詮釋者的反思性，其二為被詮釋者的經驗與意識的變遷性。

筆者在詮釋過程要避免落入主觀，但這其實是很難達成的事，幸好高達美同理研究者的立場，提出研究者可以帶著「成見」進行研究，但要更注意研究者自身的反思性，因此筆者在研究中的反思性就成了很重要的研究限制，克服的方式就是藉由田野觀察，參與研究群體的再生產活動，讓自己面對文化衝擊，增加訪談時語境的敏感度。

而對於經驗變遷改變意識的特性，高達美詮釋觀點強調因個人面對物的任何意義，都會因其經驗而發生變化，因此要不斷地在田野與訪談中進行詮釋循環，而也正是本研究過程中經常面對的問題。刺青者因為某些因素改變了對刺青意義的解讀，而筆者究竟要詮釋到什麼程度才是完成？高達美給的答案是詮釋者與被詮釋者雙方可以互相理解達成視域融合，例如：當我看到帶著斗笠的女性的圖樣，我已經可以理解越南的親情關係或越南講求孝道對主體造成的影響。當越南刺青移工說著無聊，我能理解他們困在工廠與宿舍中的感受。而當筆者讓他們知道，已經到過他們的家鄉去、去工廠看過生產線，他們會覺得自己說出來的話能被理解，而願意說出較為深層的感受。

最後，筆者提醒未來欲進行相關研究時，不要忘記人除了作為行動的主體，同時也是作為文化的載體，因此進行理解與詮釋，不能忽視語境、價值意義可能是受到原生文化的影響。因而本文僅以越南移工的刺青行為研究主題，雖然未來

可作為相關研究之討論與參考，但無法將所有結果推論至其他國籍移工的經驗。也期待未來觸及跨文化議題的研究者，能參考詮釋循環的概念，站在與受訪者互為主體的立場，進行「不同理解層次」的跨文化研究。

參考文獻

- 方格正、李佩怡（2016）。詮釋現象心理學方法論之整理與補充。本土心理學研究，46，121-148。
- 何春蕤（2010）。溫情與驚駭：當代臺灣刺青性別與階級的位移。臺灣社會研究季刊，80，57-106。
- 吳挺鋒（2002）。臺灣外籍勞工的抵抗與適應：週休作為一個鬥爭場域。香港社會科學學報，23，103-150。
- 呂潔如（2007）。內身化自我的標記：刺青。臺灣身體文化學會，4，1-12。
- 何明修（2006）。台灣工會運動中的男子氣概。臺灣社會學刊，36，P65-108。
- 宋碧娟、洪武雄（2010）。東南亞移工刺青符號的意象。2010 年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 宋碧娟（2010）。個人追逐現代性：臺灣藍領移工的刺青消費行為，第二屆發展研究年會，國立臺灣大學。
- 宋碧娟（2011）。勞動經驗與職業傷害：臺灣製造業越南移工的勞動體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臺北。
- 李美賢（2010）。「遲到的現代性」的追逐：台越跨國婚姻中的「羞辱」與「尊嚴」。亞洲文化，31，248-252。
- 杜仁德（2003）。替代役男刺青行為與相關因素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嘉義。
- 辛巴、佐斌（2009）。青少年穿刺和紋身對社會認同的影響。當代青年研究，2009（1），46-52。
- 林昭儀（2013）。我刺故我在：刺青者認同的轉變與未來。淡江大學（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臺北。
- 林美智（2002）。國中生刺青態度相關因素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嘉義。
- 林瑞欽、黃秉輝（2005）。犯罪少年刺青行為的調查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23，321-372。
- 武黎全科（2017）。東藏西躲的漂泊生活－越南籍勞工在臺灣的「逃逸機制」。東亞研究，48（2），91-126。
- 邱淑萍、杜瑞澤、徐傳瑛、朱維政（2012）。臺灣不同生活型態族群對刺青文化認同之差異分析。文化創意產業研究學報，2（4），435-449。
- 洪福源（2005）。青少年身體藝術之省思。學生事務，44（1），59-64。
- 高淑清（2001）。在美華人留學生太太的生活世界：詮釋與反思。本土心理學研

- 究，16，225-285。
- 張佑誠（2018）。自我轉化之歷程：一位刺青籃球選手的個案研究。**大專體育學刊**，20（3），222-237。
- 畢恆達（1995）。生活經驗研究的反省：詮釋學的觀點。**本土心理學研究**，4，224-259。
- 盛鎧（1998）。阿圖塞（Louis Althusser）論藝術與意識形態。**議藝份子**，1998（1），151-157。
- 莊妮娜（2007）。性別的烙印：從刺青看女性身體的性別建構與實踐。世新大學（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臺北市。
- 連雋偉（2003）。高達美的哲學詮釋學，**哲學與文化**，30（11），63-92。
- 陳榮華（2000）。論高達美詮釋學的文本與詮釋之統一性。**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52，269-297。
- 陳榮華（2011）。高達美詮釋學：真理與方法導讀。臺北：三民。
- 陳鏗仁（2003）。暴力犯罪少年自我統合、偶像崇拜、情緒狀態與刺青行為關係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嘉義。
- 曾熾芬（2004）。引進外籍勞工的國族政治。**臺灣社會學刊**，32，1-58。
- 曾熾芬（2006）。誰可以打開國界的門？移民政策的階級主義。**臺灣社會研究季刊**，61，73-107。
- 游振鵬（2007）。Gadamer「遊戲」概念及其教育內涵。**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理論與實踐學刊**，16，99-119。
- 黃淑玲（2003）。男子性與喝花酒文化：以 Bourdieu 的性別支配理論為分析架構。**台灣社會學**，5，73-132。
- 黃秉輝（2001）。犯罪少年刺青行為相關因素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嘉義。
- 黃純怡（2003）。宋代刺配法的施行與肉刑的爭論。**興大人文學報**，33（下），809-829。
- 黃聆琿（2009）。紋化故事-臺灣文化迷思於女性紋身圖案的運用設計。朝陽科技大學（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臺中。
- 楊美賞（1987）。管束機構內紋身者紋身的心理動機及性格特徵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臺北。
- 溫文慧（2001）。刺青這玩意兒。**輔導通訊**，68，51-56。
- 葉美芳、牛文君（2005）。詮釋學研究中的拓展與泛化。**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3（4），439-443。
- 廖祐震（2006）。高達美的詮釋學。**嘉義大學通識學報**，4，355-411。
- 蔡幸秀（2006）。青少年刺青次文化認同初探。元智大學（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桃園。
- 蔡德輝、楊士隆（1999）。臺灣地區少年強姦犯、非暴力犯及一般少年犯罪危險因子比較研究。**臺灣社會問題研究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II）**，臺北：中研院

社會研究所，13-46。

藍佩嘉（2005）。階層化的他者：家務移工的招募、訓練與種族化。《臺灣社會學刊》，34，1-57。

羅財樟、廖述溥、李乃樞、洪麗真、莊明珠（2006）。役男刺青行為與健康相關因素探討。《臺灣家庭醫學雜誌》，16（2），73-85。

蘇于娜（2015）。臺灣女性刺青師刺青動機與自我認同之研究。《視覺藝術論壇》，10，30-62。

Fisher, J. A.（2002）。Tattooing the Body, Marking Culture. *Body & Society*, 8（4），91-107.

Gadamer, H.（1989）。Truth and method (2nd Ed.). New York: Cross-road.

Gay, P.（2008）。梁永安譯。啟蒙運動（上冊）：現代異教精神的崛起。劉森堯、梁永安譯。啟蒙運動（下冊）：自由之科學。臺北：立緒。

Wiersma, J.（1988）。The Press Release: Symbolic Communication In Life History Interview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6（1），205-238.